



民族风采

大美果洛

□付洛(藏族)/图 一明/文



这组作品是青海摄影家付洛拍摄的，全部是关于他的故乡果洛藏族自治州。

从小生长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藏族汉子付洛，把雪域草原当成自己的血脉和他全部的生命。从1974年开始，他在公安部门从事刑事照相工作12年，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手中的相机，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摄影。20多年来，他在工作之余走遍了广阔的果洛大地，爬冰卧雪，踏遍青山，用镜头记录下广袤草原上的碧水蓝天、绿原雪峰，构出了一幅幅醉人的河源风情画卷，演绎着雪域高原的壮美天地。

果洛的山水风光在付洛的眼中是最美的。其实没错，果洛藏族自治州雄居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腹地，地处享誉中华水塔的三江源核心区，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，有插入云天的陡峭雪峰、遮天盖地的原始森林，还有蜿蜒流淌的源头溪流，宛如明镜的高原湖泊以及广袤千里的金色草原，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可以说，这里是摄影人的天堂，更是摄影家自我展现、施展才华的理想之地。

但是，由于地理、气候、交通等方面的制约，每年果洛的游客并不多，加之果洛对外开放程度和宣传力度不够，世人对这片神奇富饶的地方了解很少，这成为付洛心中多年的遗憾。他试图用自己的相机拍下这片美景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、亲近它。2009年夏，其摄影作品集《吉祥果洛集》出版。画册共分为“山宗水源”、“和谐草原”、“佛缘圣地”、“格萨尔故乡”、“民俗风情”5篇，全面、直观地反映了大美果洛的神采。

付洛说，摄影是一项甜蜜的事业，也是一件苦涩的工作。除了掌握娴熟的技术外，还要具备顶烈日、冒严寒、肯吃苦的韧劲。每一幅作品都是在等待中捕捉，在捕捉中定格，在构思中提炼，在提炼中升华。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。他以一种孜孜跋涉者的奋发和漫游者的平淡，以热爱生活的情怀和深邃的眼光，记录了他所熟悉的一切，把自己的岁月带入到这些作品中，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从而构成了他个人对这片土地挚爱的底色。



近几年，我前后三次游历于克什克腾旗既纯又美的山水，对它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眷恋之情。

我大学同窗巴图孟克的家乡就在克什克腾。他每次跟我讲起家乡的富饶和美丽时都很动情，这感染了我。但它在我的想象之中还是很遥远的地方。后来，我读了一本关于元朝历史的书，对克什克腾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书中说，在蒙古语中，“克什克腾”是圣上恩赐之意。成吉思汗就曾将这片草原赐给自己的岳父。可见那时的克什克腾是多么富饶肥沃。此外，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在明军的进逼下，被迫撤出元大都北京，退守克什克腾达里诺尔湖西岸的应昌城，并以此为临时都城。历史上称之为北元。后来，都城虽然被明军所焚，历经沧桑600多年，但克什克腾有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，才充满了传奇的色彩。

再后来，我读了蒙古族作家席慕容的散文《源》，知道她的故土便是克什克腾。她在文中说：“我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回了一个完整的自己”。有一天，我打开电视，听到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演唱的歌曲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。此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席慕容。席慕容在歌词中写道：“父亲曾形容草原的清香/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/母亲总爱描绘那大河浩荡/奔流在蒙古高原/我遥远的家乡/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/站在芬芳的大地上我泪落如雨……”我估摸，她说的父亲的草原、母亲的河中，就包括克什克腾的山水。

因为这些缘由，我一直有着走进克什克腾的心愿。这个愿望终于在一年前的孟春实现了。

清晨，我辞别借宿的经棚镇走向西拉沐沦。

克什克腾多水，西拉沐沦是这里最长的河流。它横贯克什克腾中心。西拉沐沦译成汉语是黄河的意思，历史上也称它为“潢水”，早在公元前就见于史册，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“潢河”即

辽河。史书中亦称西辽河。西拉沐沦发源于克什克腾东南部，此处系大兴安岭山脉北麓的高原山地。它流经内蒙古、吉林、辽宁的20余旗县，全长1250多公里。西拉沐沦河源及上游流经区域，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区域，历史上这里是东胡、鲜卑、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和游牧之地。尤其是契丹族在西拉沐沦河流域发祥，经过400年的发展积蓄，到唐朝末年势力迅猛崛起，建立了长达218年的辽王朝。蒙古人便称辽河上游为西拉沐沦。

一轮红日从蒙古高原上冉冉升起，霞光照耀西拉沐沦。我站在河畔高地上凝望远方时，云雾缭绕，碧水萦回。在晨阳的沐浴下，西拉沐沦像一条银色的飘带，荡起浪花，流向远方。我从西拉沐沦源头顺着河流前行。此时，这里春光万里，一群群奔跑的牛羊追赶无边的绿色，彩蝶纷飞，百鸟鸣唱。

西拉沐沦从源头流出5公里就穿入高山峻岭之间，从高山上跌落，形成千姿百态的瀑布。瀑布的上方，水流十分平静，透过稀疏的树丛时，发出的响声如琴声一样轻柔美妙。瀑布从20米高的山上呼啸而下时，喧声激起游客内心的回应。有时，它像一阵风，在岩缝间轻轻地流转呼唤；有时，它像远处传来的万马奔腾的声响；有时，它发出如雷如鼓的轰鸣。这是大自然

的呼唤，让人沉醉。

克什克腾还有水希嘎河、百岔河、萨岭河、贡格尔河、锡林河、沙里河等，都曾留下了动人的故事。可以说，克什克腾只要有充沛的河流，它就会拒绝衰老，充满活力。

离开西拉沐沦河，我来到著名的达里诺尔湖畔，观赏着这波光粼粼的一湖碧水。她像一块湛蓝的美玉镶嵌在茫茫的草原上，给人以神秘的感觉。据说，元顺帝满腹愁绪逃到克什克腾，走到达里诺尔湖畔，看到这碧波万顷、妩媚多姿、百鸟翔集的景色时，心中不禁产生了欣喜之感。他把自己的胸怀向大自然敞开，寻求与大自然的生灵同乐。

我站在达里诺尔湖西畔，凝视应昌路遗址，城郭依稀可见。而清澈碧透的湖水，在阳光下不断变幻着迷人的色彩，湖岸上百草枝叶显得茂盛。当红日西斜时，湖水像蒙古族少女的眸子一样温情脉脉。在落日的余晖映照下，湖面由湛蓝色变成玛瑙色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历经沧桑，有的河流、湖泊逐渐消失，但达里诺尔湖依然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。

在一个孟秋，阳光明媚的一天下午，我又一次乘车驰入克什克腾境内，来到贡格尔草原。草原轻柔浪漫，随着我们行驶的节奏而荡开它的韵律。置身于贡格尔草原的蓝天碧草里，感到上天似乎过于偏爱这片草原。这里到处是翠色欲流，牛羊都

悠闲自在。草原显得超然的宁静和坦荡。朵朵白云，悠然地飘远，淡淡地飘散。

贡格尔草原给我的震撼是斜阳西下时的情景。在我的目光里，缕缕残阳，温柔而寂静，夕阳下葱绿而平坦的草原延伸向远方。草原的微风在耳畔作响，它送来草香花香，而百灵在草丛间飞起飞落，鸟音踏水而来。

随同旅游团的有一位蒙古族朋友，被草原野性的柔情所吸引，谛听贡格尔河流的低吟浅唱和群鸟的歌声，如醉如痴。他虽没有直接抒发对草原的赞美之情，但从他对贡格尔草原的深深眷恋中可以感受到，在蒙古人沸腾的血液中蕴涵着对大自然的挚爱之情。

当让人称奇的阿斯哈图石林呈现在眼前时，游客们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“阿斯哈图”意为险峻的石头。阿斯哈图花岗石林位于巴音高勒苏木境内，人迹罕至。石林呈东北向展开，绵延几百米，宽几十米，面积约5平方公里，所在地海拔约1700米。

北大山，山势雄浑，远远望去，花岗岩石林如远古先人建造的城堡，平地突起，峥嵘险峻。有的如骏马、如塔、如笋、如城堡，有的恰似千层饼，有的好比“比萨斜塔”。石林一般高5到20米，石林底部相连，形成方形或条形。石林中的每尊顽石都让登临者神思飞扬。

百闻不如一见，游历过克什克腾才感受到人们为何钟情于这里的山水。每次归来，我总是思念着克什克腾的草原、湖泊、沙地、石林等多种景观，它已成为我心目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它在我心中不再是遥远的地方，而是展现在我身旁的美丽画卷。这原本是与擦肩而过的土地，然而，如今我在梦中亲热地吻着那里的山水，深情地爱恋着那里的草原。

克什克腾，那片神奇的山水

□巴·那顺乌日图(蒙古族)